



危林卷之四

韓愈
戴
錫
南
阿

述洪

其
者
英

莆田周嬰方叔纂

容齋四筆曰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耆英會凡
十有二人侍中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大中大夫張
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
預於會次盧見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
胡杲年八十九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
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劉貞皆八十二永州刺

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秘書監狄兼謩
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
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字誤
述曰白居易詩序曰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六賢
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賦詩記
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書姓名年齒寫
其形貌附于圖右題為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蓋洛中遺
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時
秘書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云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八前

磁州刺史劉真八十七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五侍御史
盧真八十三前宋州刺史張渾七十七刑部尚書致仕白
居易七十四九老之會盧真盧貞未嘗同名也又夢溪筆
談紀洛社耆英云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為耆年會命畫
工鄭英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韓國公富弼年
七十九守太尉潞國公文彥博司徒郎中席汝言皆七十
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寺趙丙秘書監劉凡
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閣侍制楚建中七十
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檢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
中大夫張問通議大夫張燾皆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

年六十四筆談又云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時有中散大夫程昉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後一歲事不知元豐五年之會程馬何以不預四筆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居京師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李運年八十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偕贊寧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宴

集會蜀寇起而罷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造物豈亦吝此耶嬰按此在會昌九老後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八十八年然戊亥之際於斯為盛云 明宣德間湖州烏青鎮亦有九老趙曦官司班年九十一吳煥年九十趙岐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八十二漏瑜建文中 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革除後流寓烏鎮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美正統間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臧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

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

不及見宛委餘編隆慶已巳莆田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

十六運使林汝未七十五主事柯維騏七十四太守林允

宗七十一尚書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

著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尚

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會

容齋一筆曰唐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

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

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上巳改

取十三日可也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

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

夜衰亦未盡也唯東坡有菊花開日即重陽之語故記

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述曰戊辰九月十八日予在晉安陳京兆泰始招集綠筍

齋看菊兼餞吳興黃君南昌葉君呼盧聽歌即席探賦予

謂唐文宗重陽取十九日則今十八日正可為展重九作

詩云登臨佳處即重陽九月仍逢二九霜菊綻經旬開倍

艷人遊淡日興尤長驚秋談客思吳楚窺筍玄言注老莊

此夕茱萸應解佩好燃銀燭照霓裳宋史黃杞字景章

州奉祠歸杞九月十九日生守朱熹與詩云頃

信九秋饒好景更遲十日作重陽亦用開成事

希姓

五筆引風俗通叙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
杜河內太守馮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
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
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鄧熙弘農太守移良
南郡太守為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
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
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
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
移良之名曾見於史耳

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姓氏篇亡矣然諸書所引應氏
遺編尚多希聞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冥都渾梁侯僕
朋尚書令鞠譚太子太傅瓶守侍中耦嘉鈞喜聊倉大鴻
臚招猛光祿勳弓祉少府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
塗暉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真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
悝騎都尉神曜度遼將軍采皓蜀郡都尉千獻上黨都尉
露平趙相行祐兗州刺史過朽一作過棚幽州刺史芳乘
冀州刺史巫捷交趾刺史僮尹越雋太守牧稂漢中太守
抗喜南陽太守瞿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
太守函熙南郡太守繼秘太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屯莫
如陳郡太守沐寵劇令京羨中牟令池瑗梁令鄴風武陽

令會桐羸長糗宗博士食于公沛上計三烏群不知景盧
何以不叙然漢書西南夷傳有越嵩太守牧根豈即牧糧
之譌乎則未嘗與此也
其間歲月日風雷雄雌
三筆曰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
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甯日雄在
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
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甯為月
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
傳引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

說沈約有雄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
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栢栢格格甚霹靂者所謂
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
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
出京房易傳赤日星占相書也

述曰案史記漢武帝詔御史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
詹其更以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
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案僖公云天元之始於
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
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甯皆則陬皆之

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索隱又曰
甲歲雄也月名畢聚謂月值畢及娵訾也畢月雄也聚月
雌也予稽爾雅月在甲曰畢為月陽又曰正月為陬邢昺
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然
則聚當為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漢始以
建亥為年首今改以建子蓋用周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
當曰畢辜也若以畢陬為濁星之畢及娵訾之口失之遠
矣月令惟紀日舍中星不及于月蓋以月輪行疾一月而
周天故不得以恒星定月所在娵訾是亥次之號非十一
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娵訾之辰蓋

在孟春之月其會實沉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志曰冬
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司馬貞既云起牽
牛之初又以為月值畢及娵訾殊自違伐不如昷邢為得
景盧亦見未及此也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譌耶喜
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詩緯曰陽本
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
曰太素太玄告曰聖人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
范望注日為雄月為雌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
包又曰陽稟陰受雌雄相須則易陰陽之名為雌雄固有
自矣呂氏春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筒以聽鳳

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漢書取之淮南記則曰律之數亦分為雌雄故曰十二宋玉笛賦曰衡山奇篠師曠取其雄焉宋意得其雌焉亦以竹管之陰陽為雌雄耳大戴禮孔子曰丘聞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史記亦著之是以日為雄夜為雌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為精濁者為形注曰八月酉仲為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是以氣為雄形為雌也爾雅郭璞志曰蛻雄虹也音義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雌

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蛻春秋元命包虹蛻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蛻高誘淮南注亦曰雄為虹雌為蛻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螭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雄曰虹雌曰蛻蛻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見於東方故詩云蛻在東蛻常在旁四時有之唯雄虹見歲有月離騷遠遊章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雌蛻嬖環以魯撓悲回風曰處雌蛻之標顛東方朔怨思曰載雌霓而為旌沈約但祖此耳漢書自始出於北斗旁如雄鷄其帑青黑色晉灼曰帑雌也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

海林 卷四
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
始參同契曰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然則虹蜺星斗
皆有雌雄天地亦不能違不獨歲月日風雷也至如天文
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
故曰牝牡淮南子丘陵為牡谿谷為牝高誘曰丘陵高敞
陽也故曰牡谿谷汙下陰也故曰牝又以此牝牡代雌雄皆
欲隱其詞晦其義古人亦好奇耳隋志有孝經雌雄圖三
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丹鉛錄載五代廣順中高麗進
書有孝經雄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史藝文志有七
曜雌雄圖一卷

李陵詩

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
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
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
坡公言可信也

野客叢談曰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
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
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
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名當時已有不諱者矣然又怪

之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蓋出適然猶為有說至以廟
諱為名甚不可曉
丹鉛錄曰子瞻云蘇武李陵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
謂在長安而言江漢及盈觴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詞
予案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
也文章流別云李陵眾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
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
亦是張衡曹植之流始能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
師豈無見哉子瞻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至
矣其曰六朝擬作者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述曰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
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自子玄之
論行後世談者復摭摭合離摘發疑殆證其實然案江淹
宋世上建平王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語則非六朝偽撰矣若錄別之詩展轉倣倣真偽相
眩不啻淄澠世無易牙誰能深辨景盧乃以盈觴字定其
非出李手狹之甚也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
盈字最多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
曰盈盈樓上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云馨香盈
懷袖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怙恩德驕盈淮南子曰今有旨

酒以合歡爭盈酌之間反生鬪又曰冲而徐盈他不能悉
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怨毒盈世又曰畢弋田獵之得不以
盈官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盈堂鹽鐵論曰天地不能
兩盈說苑曰無以富貴驕盈又引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調其盈虛故能長久揚雄
解嘲曰觀雷觀火為盈為實河東賦曰發軔於平盈法言
曰隱隱欲欲久而愈盈漢書律歷志屢稱盈不盈而溝洫
志頻言河盈溢叙傳曰監世盈虛又曰武安驕盈漢世不
諱盈字可歷言矣高祖創業諱尤宜嚴而韋孟諷諫詩曰
總齊群邦曰玉報聽諧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在

鄒詩曰寤其外邦曰于異邦劉向九歎曰余思舊邦曰歸
骸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法志稱新
邦平邦亂邦而叙傳曰邦家和同不獨此也文帝諱恒史
記天官書曰壬癸恒山以北漢書外戚傳立恒山王弘為
皇帝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
啓其左脅夏小正曰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
金未啓曰綠窈既啓淮南子匹夫百晦不遑啓處曰商鞅
之啓塞曰啓攻有扈曰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
和王褒九懷曰啓匱兮探筭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
夏后啓母石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

若說苑稱黃帝西面啓首案稽讀如啓此處正宜為稽而
 翻作啓豈故觸諱也武帝諱徹漢書既稱避曰通侯而仍
 書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糜沸螳動雲徹
 又曰藜鼓而食奏雍而徹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
 太子有司過之吏有徹虧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不徹
 膳則死匈奴傳楊雄曰雲徹席卷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
 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廉上弗為禮宣帝詔令百
 姓上書多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是以漢書
 易荀卿書為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詢封禪之
 事與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鄒與子十二篇云齊人號曰雕

龍與實嬰傳曰有如兩宮與將軍驚者成帝諱而田蚡傳
 諸公稍自引而急驚大人賦低仰天矯以驕驚長卿之作
 雖在宣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固知
 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盈觴而疑之至若江漢流不
 息浮雲去無依以喻良友各一方播遷靡有歸作者比興
 之詞耳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豈必在荆所奏曾子稱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何嘗居楚而言安在長安之作必當
 叙涇渭灞澹之流也

歌扇舞衣

三筆曰唐李義府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

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
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
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
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
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述曰王勣詠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此唐風鼻祖
也李崑太平公主南莊詩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
舞衣陳子良妓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又賦妓詩明
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白宮中行樂詞遲日明歌席新
花艷舞衣戴叔倫懷感詩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賴綵

雲收張祐詠風搖搖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元稹月詩的的
當歌扇娟娟透舞衣許渾夜按歌舞詩舞衫未換紅鉛濕
歌扇初移翠黛顰流風所蕩寧僅儲李數家乎按梁陳習
尚妖淫詞篇多以取儷陰鏗詠妓詩曰鶯啼歌扇後花落
舞衫前徐陵雜曲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牕似秋月庾
信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張正見情詩舞衫飄
冶袖歌扇掩團紗紀少瑜擬吳均體云却匣擎歌扇開箱
擇舞衣隋煬帝宴東堂曰清音出歌扇浮香颺舞衣李孝
貞春園聽妓曰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盧思道後園宴
曰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蓋六代緒風唐人皆效之然

韓愈陳言務去而春雪詩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玄宗
發言如絲興慶宮詩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亦不脫脂
粉之習佳麗之移人久矣宋春國公主薨神宗賜挽詞曰
帳深閑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胡明
瑞詩數謂有唐味未知其拾六朝餘瀋也

呂望非熊

五筆曰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為用
然以史策老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
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虜非虎非羆兆得
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

疇為禹占得臯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
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
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
乃引史記非龍非虜非熊非羆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
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述曰竹書紀年注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
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臯陶其兆
類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
乃今見光景于斯此沈約撰也宋書符瑞志同又約其太
尉碑曰卜非熊羆惟人是與則非熊之兆休文三稱之矣

又班固答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
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李善注並引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
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占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
獲伯王之師輔果遇太公於渭濱此與章懷注不殊豈宋
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耶然善注東方曼倩論及劉越石
詩引六韜俱作非熊非羆非龍非彪而唐書酷吏傳肅宗
時有太子洗馬趙非熊又顧况子秀才顧非熊世系表有
黃梅尉孫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曰非熊從渭水瑞
雉想陳倉杜甫贈哥舒翰詩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用
非熊語者何必皆祖蒙求也

雨水驚蟄

續筆曰曆家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
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
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
云

述曰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鄭玄注漢始亦以驚蟄為
正月中仲春之月始雨水鄭注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孔
穎達正義曰漢之時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正月中氣雨
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
曆改驚蟄為二月節予案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歷曰夏

正月詠訾初危十六度立春營室十四度驚蟄班固注曰驚蟄今曰雨水又曰二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注曰雨水今曰驚蟄歷又曰二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清明歷曰中昴八度清明班注今曰穀雨而後漢律曆志章帝改用四分歷又引易緯通卦驗乃以雨水先於驚蟄穀雨後於清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指四分曆也洪氏以為太初始正殊誤即孔氏謂三統歷改之亦非也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時訓解尤詳之景廬以為仍周所用不考之過也然章帝朝已用四分曆而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十二次日月所躔也十四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次立春驚蟄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又曰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斯又依三統者豈主為月令素臣而不必遵時王正朔乎予又尋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時則訓以為孟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魚上冰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澤潤堅蟄于水下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動者上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穴處之

蟲以冬陰閉固蟄于地中及震雷激電驚而出戶也是以
 驚蟄之氣正月二月不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清明之氣方
 春三月或稍晴和或時瀟浙陰陽靡定不甚相遠雖有遷
 換天道冲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晚者二月始出
 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似未盡也

歷代史五十五百前之卷五十五十二月廿九日

容齋四筆曰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沉魏書元行冲魏典
 魚豢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
 州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
 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

運臧榮緒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定
 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
 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
 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
 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
 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
 書魏鄭公隋書其他國則有和苞漢趙記田融趙石記
 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
 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大
 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

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雜兒數以
為問故詳記之

述曰文士立言莫鉅於史其傳者若星雲麗天春花揚采
不傳者時見于軼書若觀鳳片羽足驗五德或見虎一毛
不知其斑非獨以文之工拙才之優劣故也蓋亦有幸不
幸焉三國書傳者唯陳壽所撰是矣然九州春秋十卷記
漢末事耳王沉書四十四卷典略八十九卷張錄三十卷
韋書五十五卷孫春秋二十卷江表傳五卷湮沒不存他
尚有王隱蜀記七卷郭冲條諸葛隱事一卷華陽國志十
二卷魏武本紀四卷魏武故事三卷吳人曹瞞傳一卷左

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孔衍漢魏春秋九卷又魏尚書八
卷孫盛魏世譜一卷又魏春秋異同八卷魏末傳八卷晉
太學博士環濟吳紀九卷胡冲吳歷六卷又吳朝人士品
秩狀八卷虞尚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及張儼默記也晉
書於于寶紀二十三卷又王隱撰九十三卷虞預二十六
卷謝靈運三十六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一百一十卷及
唐太宗御撰外復有郭頒魏晉世語十卷陸機晉紀四卷
習鑿齒漢晉春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晉中
書郎朱鳳晉書十四卷晉著作郎謝沉晉書三十卷晉前
軍諮議曹嘉之晉紀十卷晉荊州別駕鄧粲晉紀十一卷

晉秘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晉
後略記五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宋中
散大夫徐廣晉紀四十六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晉紀二
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
守郭季產續晉紀五卷宋烏程令王偉之隆安記十卷宋
吳興太守王韶之晉安帝陽秋十卷又晉紀十卷齊大司
馬記室庾銑東晉新書七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
百十一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宋
史自宋中散大夫徐爰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
孫嚴宋書六十三卷齊司徒參軍王智深宋紀三十卷沈

約宋書一百卷外尚有裴子野宋畧二十卷梁吳興令王
琰宋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少府
卿謝綽宋拾遺十卷宋中興伐逆事二卷齊書則蕭子顯
外有吳均齊春秋三十卷沈約齊紀二十卷江淹齊史十
三卷王逸齊典五卷蕭方等齊典十卷劉陟齊紀十卷陳
著作郎許亨齊書五十卷梁史則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
外有梁中書郎謝吳梁書四十九卷本一百卷姚察梁書
帝紀七卷許亨子善心梁書七十卷劉璠梁典三十卷陳
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梁典三十卷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三
卷鮑衡卿乘輿龍飛記二卷臧嚴栖鳳春秋五卷陳征南

詔議陰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勗梁後畧十卷梁長沙蕃
王蕭韶太清紀十卷裴政太清實錄八卷謝吳梁元帝實
錄五卷劉仲威承聖中興畧十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
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蕭大圜梁舊事三十卷蕭世怡淮
海亂離志四卷梁末代紀一卷陳則顧野王姚思廉外有
傳緯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陳中書郎趙齊旦陳
王業曆一卷北朝則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著作郎魏
澹後魏書一百卷北齊書作九十二卷唐初敦煌人張大
素魏書一百七卷外有鄧淵魏國記十卷盧彥卿後魏紀
三十三卷梁祚魏國統二十卷温子昇永安故事三卷北

齊則李德林北齊末修書二十四卷子百藥北齊書五十
卷外又有崔子發後齊紀三十卷周榮建緒著齊紀三十
卷杜臺卿齊記二十四卷王劭北齊志二十卷又齊書紀
傳一百卷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祖孝徵黃初傳天錄
卷陸元規文宣帝實錄卷又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三十
卷令狐周書五十卷鄭公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
蓋有牛弘周史十八卷王劭隋書八十卷張大素隋書三
十二卷又隋後畧十卷吕才隋紀二十卷開元管城尉丘
啓期隋記十卷柳詵晉王北伐記十五卷裴矩開業平陳
記二十卷趙毅大業略記二卷杜寶大業雜記十卷河洛

記壺關錄各若干卷僭國之史自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
趙記十四卷偽燕太傅長史田融趙石記二十卷偽燕尚
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中書郎趙郡王景暉南燕錄六卷
記慕容德事魏侍中高閭燕志十卷記馮跋事偽涼從事
中郎劉昺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宋殿中將軍裴景仁秦紀
十一卷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及崔蕭武李春秋南北史
外又有晉北中郎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偽治時
事六卷徐光等上黨國記及趙書 卷李公緒撰趙記八
卷趙語十二卷車頻秦書十卷何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
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紀十卷記姚萇事偽漢散騎常

侍常璩漢之書十卷夏北地張淵等夏國書 卷偽燕尚
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董統燕後書三十卷游覽先生南
燕書七卷魏諮議參軍韓顯宗燕志十卷記馮氏事偽涼
著作佐郎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燕右僕射張諮
涼記八卷記張軌事秀才索綏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
護國參軍劉慶涼記十二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
涼書十卷晉侍御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劉昺
敦煌實錄二十卷又建康太守索暉涼書及托跋涼錄十
卷宋新亭侯段國吐谷渾記二卷凡此之類或稱正史或
名雜史或號霸史載籍雖淪空名猶在景盧且皆遺之况

可得該覽乎抑洪氏尚多誤者孫綽雖領著作槩無撰述未嘗有晉記也元行冲魏典拓跋氏書耳宋藝文志作後魏國典甚明而以屬曹氏丘悅三國典略三十卷負氏三十卷蓋梁北齊周史也而傳之蜀魏吳按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為東帝並載兩國事行冲以族出於魏尅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為非因言道武名捷繼晉受命此其應也又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後周包而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田融高閭等叙五胡戰爭事在晉世而以為南北朝時僭偽南史載梁元帝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畧而方等字實相乃取西方書命名者作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隋書譌為萬等二唐書宋史皆作蕭方是指等字為輩也以景盧之精辨而蹈斯躋過庭之訓倘有未盡乎

石尤

五筆曰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

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
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
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
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丹鉛錄以留盧秦卿詩為卽士元作亦曰石尤風打頭
逆風也

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
非打頭逆風也

胡明瑞藝林學山曰麟按據唐人詩卽以為打頭風似
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颿之類今江湖間飄風

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所謂夫
風三小風七子過淮徐間徃徃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
當以宋武歌為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為打
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

藝林學山又引因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戴
詩作石尤而李義山詩作石郵云來風測石郵楊文公
詩亦作郵云石郵風惡客心愁余謂作郵字殊勝近以
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為逆風耳余作
六朝小樂府曰惱懽青絲策凌晨只欲開狂風起心起
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尚從舊尤字近得此

欣然附錄以貽同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護歌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
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按此則所謂巨颶盲颶者良是非
打石尤但奔颶之來自然四面胡元瑞云四面石尤則意
疊詞複耳予又讀元稹洞庭遭風詩曰罔象睚眦頻逞怪
石尤翻動忽成災以罔象取媿而且云翻動則石尤乃飛
廉孟姥之精奇相馬銜之族也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
來風紉石郵以石郵對川后益信其為怪族幽妖矣元李
之解蓋同

羅靖

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
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
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
自然父子皆名靖為不可曉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
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羅君不應爾也
述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陸德明音義曰士文伯名勻本作
勻解者云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案士文
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即
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勻與乞義同則作
勻者是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

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為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
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印段
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則伯瑕與宣子何廢
同乎予謂族大枝繁葛藟不比况於名字得不禁同而史
孝義傳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族入兗州中從事與泌
同名世謂士清為孝泌以別之人無怪者則鄭之段晉之
句魯之嬰齊近古尚質無足議矣左傳哀四年蔡侯申陸
德明曰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
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正義曰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
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
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一
誤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昭二十三年吳太子諸樊
入郢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
乃與伯祖同名理不應然此又遠之書字經篆隸或誤是
吳樊蔡申陸孔皆所不信也案鄭玄檀弓註曰易說帝乙
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
名正義曰易說者易緯乾鑿度也紂父稱帝乙而湯名乙
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
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夫若
緯書言則六世以外帝王且可同名諸侯大夫抑其細矣

魏書安同傳云向父屈仕慕容暉為殿中郎將同子屈典
太倉盜官粳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卷盡有史臣
題亦笑其祖孫共名予謂簡編既遠魚豕必多以陸孔之
旨推之安知同父屈之非字譌也史記鄭世家犬戎殺桓
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卒子莊公立有三公
子太子忽其弟突及子亶也索隱曰譙周云武公名突滑
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按下
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
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也此亦
委過於史者惟蜀王本紀云鼂靈即位號曰開明奇帝王
盧保亦號開明有五丁力士五婦候臺之事漢書廣陵孝
王子廣平節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
人情其太子名咄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鄺善長亦笑
之此事乃無可疑者然則祖孫聯諱商周以來依稀有之
父子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

月中桂兔

續筆曰酉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
彌山南面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
者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鑿空閣詩云明月本
自明無心孰為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

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
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蟾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

述曰董道跋月宮圖云或疑月中有兔形考靈憲有此說
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蟾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
乃以兔為月氣予以為月無光而邇日為明世所知也天
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
為雞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對在卯卯為兔
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有兔形何足異哉人知日中為
鳥而不知為雞知月中有兔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或曰
段成式言月中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于西

與扶桑對則侈景日中月望之明景亦隨之董解亦可喜
然上蒼高邈孰辨其真屈原有顧兔在腹之問推度災有
蟾蜍決鼻之說元命包有蟾兔陰陽雙居之談虞喜有仙
人桂樹之論矣釋氏既謂地水所映復謂閻浮提樹之形
瑜珈論謂大海魚鼈之影西國傳謂有兔行菩薩行投身
火中天帝取焦兔冥月內事尤鄙俚大抵家立一說競異
爭高者耳子瞻仇池筆記曰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
中蝦蟇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鳥此因俚說以寓
意戰國策日月凋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舊矣蓋亦鑒
空詩意然中秋看潮詩云定知玉兔十分圓送桂花云蟾

窟杖空記昔年乃屢從俚說何也

土木偶人

四筆曰趙德甫金石錄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祀之兩漢時皆如此按戰國策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偶人非像而何漢寫龍寓車馬皆以木為之像其真形謂兩漢未有不可也

述曰應璩書泥人鶴立於闕里續漢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漢書音義曰武帝時暴利長屯田燉煌作土人持勒絆收馬渥洼論衡曰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又曰世間繕治宅舍作畢解謝土神為土偶人以像鬼形名曰解土若夫夜郎雕漢吏之顏匈奴刻邳都之貌縣官效鬱壘之容李子長之梧囚能動江充之桐人為蠱丁蘭之木毋顰眉薛綜東都賦注曰主木主言刻木為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則漢世蓋祀土木像矣至若金寫范蠡而朝禮者越王句踐也檀刻迦文而詢仰者波斯匿王也魯般之僕善御化人之伎能歌指南司方記里擊鼓固在

田蘇前焉又淮南謂魯用偶人葬而孔子嘆而鄭玄禮記注曰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孔子善古而非周埤蒼曰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周禮冢人有鸞車象人鄭玄解為備蓋取孟子之說則周初已有然非惟周也史記曰殷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正義曰偶對也以上木為人對象於人形也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傳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又非惟商也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轍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又論衡曰黃帝以度朔之神立大桃人蓋土禾形骸已興于上世矣

桑穀

三筆曰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辨也如五行志與尚書及春秋乘戾為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

也

述曰史通書志篇曰大戊崩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也桑自大戊時生非高宗事斯皆直取胸懷以後為前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揜耳盜鐘者耶蓋亦以五行志誤也案志稱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喪也穀生也穀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則本志已以為大戊事特因劉向言而依違耳史記殷本紀曰

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關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說苑曰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乃早朝而晏退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又曰高宗者武丁也成湯之後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相曰聞諸祖已桑穀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蠻夷重譯而朝是以高而尊之論衡異虛篇亦以為殷高宗時事語與說苑同而曰桑穀實吉祖已以為凶據此則謂武丁時有之未必盡非也予又觀呂

氏春秋曰成湯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大拱湯曰祥者福先見祥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高誘注曰書叙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孫太康之子也號為中宗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勢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高氏蓋以文信侯之言為妄然韓詩外傳亦曰殷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伊尹曰穀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臣聞妖者

禍先祥者福先見妖為善禍不至見祥為不善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然則桑穀生于商朝者三而皆為興商之禎高誘顏籀皆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碌碌

洪氏三筆云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不欲碌碌如玉孫愐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碌然又為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立凡庶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

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述曰廣韻引老子注碌碌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下名
 丘五恐州黎宛營諸丘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曰碌小石
 也碌碌多貌此州黎五丘碌碌然小耳毛遂謂諸舍人公
 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齒與桓祕書璅璅常
 流碌碌凡士蓋亦以為庸細者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
 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曰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
 形落落為人所賤又易林曰鳥范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
 心湧泉碌碌如山馬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
 可丈尺說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錄錄彊食進死何傷鶡冠

子曰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灌夫傳帝在即錄錄
 師古曰錄錄言循眾也媠媠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司馬
 彪注曰祿祿猶錄錄領錄也陸德明曰祿祿謂形見為禮
 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周禮
 攬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漢書注曰陸陸猶碌
 碌也潛夫論曰已乃陸陸相將諧辭禮謝此與馬援書類
 若慕容紹宗檄梁文曰侯景群子陸陸妻姪成行則似為
 多意然此一語字雖有七者趣咸乖不可比而同也又淮
 南繆稱曰人之憂喜非為躑躑鳥往生也說文曰逯行謹
 逯逯也博雅逯逯眾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瞭瞭譏譏兮

監喔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筠之
稱易林所云若亭峻瑋也碌碌不可丈尺是深遠窈窕之
致餘皆闕茸猥庸意耳疏與識者權之

庖林卷之五

莆田周嬰方叔纂

議郎

郎瑛仁寶作
七修類藁

記里鼓

郎仁寶曰本朝嘗以記里鼓題試士多有不知何物者
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鐵崖記
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殊不
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議曰舊唐紀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記里鼓車成唐憲宗
於麟德殿觀之宣和鹵簿記作巧工金忠義三朝志曰天

聖五年直昭文館燕肅造記里鼓車以獻表曰唐元和時
典作金公立金公立一作云亮立以記里鼓車上之至國朝不聞其
制今初意成之又內侍盧道隆上所創記里鼓車大觀元
年內侍吳德仁獻車制天子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
隆所製按楊維禎賦曰降炎漢以罕記臻李唐而著稱雲
騁長以登進燕匠智以聿成蓋即所謂云亮立燕肅也柳
宗元亦有賦都無佳語亦不紀時與人考晉輿服志記里
鼓車駕四馬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其中有木人
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過江亡失劉裕定關中始獲
之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日記里
車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
擊鐺尚方故事有作車法四朝志曰吳德仁記里鼓車制
車獨轆雙輪箱上為兩重刻木人手執木槌輪一周行地
三步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
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鐺凡用大小輪八合
三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後始此又詳於
崔豹然黃帝內傳曰玄女為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
居其右則始於軒轅矣

稽叔夜

七修類黨又云稽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

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為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南史云其前山濤議曰叔夜自謂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心存魏室身死國讐其不當列名晉史宋人亦嘗談之然魏志注裴松之案本傳曰嵇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

狀濤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自相違伐也予按晉書景帝命司隸舉山濤秀才除郎中轉趙相國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云云魏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據所叙次則司馬景王尚存又似在正元時但唐人晉書必不如世期之密要之舉康在魏代耳若

濤為吏部尚書會元皇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尚書僕射領
吏部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為選郎二十餘
年矣仁實不知濤魏世曾為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
射領吏部日為之則絕交一書將是後人偽托邪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
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鼎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
大夢胡為勞其生孟東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多有五仄亦未言所至不覺有合
非作意為之也然顏延之夏夜詩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
分側聽風薄木選聯用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闡子
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適履之謂乎于按陸
士龍為顧孝先贈婦詩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蘭亭曲
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回波滌游鱗陶淵明影釋詩人
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謝靈運酬惠達詩春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胸宋孝武帝七夕詩炫葉露滿蕭鹿風揚果
武帝大愛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
嬰歌玄靈曲披雲沉靈典倏忽適下土儲光羲入東坡詩

濤為吏部尚書會元皇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尚書僕射領
吏部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為選郎二十餘
年矣仁寶不知濤魏世曾為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
射領吏部日為之則絕交一書將是後人偽托邪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
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
大夢胡為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多有之頌亦未言所至不覺有合
非作意為之也然顏延之夏夜詩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
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子
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適履之謂乎予按陸
士龍為顧孝先贈婦詩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蘭亭曲
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陶淵明影釋詩人
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謝靈運酬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胸宋孝武帝七夕詩炫、葉露滿蕭、庭風揚果
武帝大愛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
嬰歌玄靈曲披雲沉靈輿倏忽適下土儲光羲入東陂詩

暑雨若混沌 晴明如空虛 王昌齡送綦毋潛詩 赤岸落日
在空波 微烟收 張籍城南詩 曝鱉亂自墜 陰藤斜相鉤 李
白登梅岡詩 時聞天香來了 與世事絕 登峨嵋山云 雲間
吟瓊簫 石上弄寶瑟 夢遊天姥云 半壁見海日 空中聞天
鷄 北上行馬足蹶 側石車輪推高岡 寄王主簿云 幽人停
宵征 賈客志早發 單父南樓詩 白露見日滅 紅顏隨霜凋
泛宴喜亭池云 月色望不盡 空天交相宜 遊石娥溪云 溪
旁饒名花 石上有好月 杜甫北征云 前登寒山重 屢得飲
馬窟 又曰 鴟鳥鳴黃桑 野鼠拱亂穴 送樊侍御云 徘徊悲
生離 局促老一世 張旭草書圖云 悲風生微綃 萬里起古

色石櫃閣詩 清暉迴群鷗 暝色帶遠客 西枝村詩 明然林
中薪 暗汲石底井 空靈岸云 青春猶無私 白日亦徧照 入
衡州云 隱忍枳棘刺 遷延胼胝瘡 吳筠五老峰云 永用謝
物累吾將乘鸞龍 皆五平 五側若魏文帝歌 慊慊下白屋
吐握不可失 劉楨詩 和風從東來 玄雲升西山 杜甫題王
宰畫山水歌 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 白居易山雉詩 五
步一啄草 十步一飲水 韋應物答崔都水詩 亭亭心中人
迢迢居秦關 則十五十平 至唐皮陸屢以全篇 關勝宋梅
聖俞皇朝劉寓皆有之 予曾叔祖如砥 西臯集有訪鄧氏
山莊詩云 少已厭俗韻 卜宅傍五瀨 壁取赤石疊 瓦伐紫

竹蓋探討得月窟賦詠叶地籟尚素著丹服用壯繫華帶
近世道跡士抱守爾獨大二云全生逃喧卑修真欣幽深
桃花綠清溪漁人穿長林牀攤餐霞書爐烹還童金回廊
常鸞栖環堦曾龍吟嵇康如猶存當來談遐心三云青巾
栖山陽白板掩澗溪開簾騰毛詩斲硯注老子孤雲酬無
言獨鶴伴久視清高於陵伴朴野鄭圃擬庭除眠黃牛不
飲洗耳水四云避俗欲返朴真從蒼林居適意撫卧鹿忘
形觀遊魚斗竭靖節酒毫揮王猷書一劍氣閃爍三花枝
扶踈紫霧滿戶外人行求茅廬亦可稱流利輕便也

朱碧

餘冬序錄曰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白樂
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酒成碧
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論曰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蒼露滴為珠池水合成壁萬
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
眼亂看朱忽成碧此詩何曾一及杯棗而云彼昏不知且
令三酌又多何遽五色不辨武后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
紛憔悴支離得憶君將謂懷人之際姑酌金壘而至于狂
惑乎郭遐叔贈嵇叔夜詩心之憂矣視丹如綠梁武帝搥
衣詩沉思慘修行鑰結夢在空床既寤丹綠謬始知純素傷

雖言亂眼之花皆喻愁心之結蓋風人滑稽語乃可以為
真耶丹綠為言固王詔議朱碧之祖抑詩蓼蓼者莪匪莪
伊蒿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為蒿喻憂思心不精辨也郭
語又從此導源耳元稹詩云書得眼昏朱似碧則歎老之
詞矣德麟詩意或謂酒色青碧乃佳未必用看朱語

晉陳人曰

序錄曰人日登高見唐人詩今人但知九日是費長房
事耳

論曰唐喬侃韓愈皆有人日登高詩宋之問有人日軍中
登高詩咸率爾登陟非關勝遊景龍文館記曰中宗景龍

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李又
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頲六人皆有作而鮑溶人日
與范侍御宴詩云莫厭頻頻上此臺則亦登高也蓋唐以
人日登高為故事矣然荆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登
高賦詩故北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又壽陽記宋
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群臣父老集城下令皆飲一爵
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
仁峯銘述征以為魏東平王登壽張安仁山刻銘于石曰
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則繇來舊矣鄴
中記石虎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蓋老子曰衆人熙熙

如春登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芳春皆足登臨何必
人日也若嵇含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是日登高者
豈以子晉緱山控鶴之辰而思舉手為別乎

熊火

序錄曰弘治戊午夏熊入京師大司馬乞嚴武事備盜
賊春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京城災禮
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春曰宋紹興己酉未嘉災先
與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倖趙允蹈曰熊
於字能火宜慎火燭果燒官民舍十有八余憶此事爾
論曰崇禎壬午歲杪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熊昇
致堂下邑民聚觀咸曰黑虎瑞物也明府善政所致予嘗
言此熊耳亟當慎火半月許為癸未元日朝賀畢次詣學
宮忽見東城火光燭天出視之已延燒百餘家幾及縣門
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崇禎于百神三月乃息余
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驗也

明楊

隱囊

丹鉛錄曰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
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曰梁
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

禡馮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
坐彈碁今不可見而其法與學亦罕聞誠不亦曰
明曰塵尾有開開自王樂然埤雅引兼名苑曰鹿之大者
為塵群鹿隨之皆視塵所往塵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
塵古談者揮馮按李尤銘曰搗成德柄言為訓辭則始自
東京矣隱囊之名宋齊尚未見也王元美以為昔人未知
隱囊之制宛委餘編曰古字穩皆作隱疑即穩囊也予意
隱字如隱几之隱即憑義耳壬戌夏予於荻渚與崔孟起
泛舟而下至石碓密雨連江輕舟凝滯緜南史陳後主時
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
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予問孟起隱囊何義荅云今京師
中官坐處常有裁錦為褥形圓如毬或以抵膝或以揩脇
蓋是物也

蟪蛄歌

風雅逸篇引詩含神霧孔子歌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
猶尚在耳言政之尚靜惡譁與碩鼠同意

明之曰用修指此為歌詩紀古樂苑承之詩所又因之按
說苑政理篇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
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家語孔子為魯司寇謂宰予云云皆
不言歌而丹鉛總錄曰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

聲猶尚在耳言政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
林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蟬之沸
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哀洙泗之間斷々如也斷々交
爭之意即孔子所謂譁也嬰考含神霧歌諸類書未有可
見者且丹鉛不引詩緯而取說苑何乃與逸篇自違伐乎
至詩歸鍾惺云妙在歌中似不露題譁元春云諶歌風刺
情理心口之間有妙者矣難得如此悠揚緼藉二君承唾
襲舛任臆品評自謂識曲曾不考其非歌使讀說苑家語
當有猴羨之吐矣

列女傳諶

用修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諶云食石食金鹽
可以支常以食石食玉鼓可以得長壽馮氏詩紀梅氏
古樂苑承之臧氏詩所入仙詩諶

明之曰按列女傳今存並無學長生者安得此諶考神仙
服食經曰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
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如鼓北方呼鼓為札當言玉鼓
與五加煑石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
食石畜金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鼓此草霧而不濡大
陽氣盛也鑠玉爛石灸其根作飲如茗氣其汁釀酒治風
痺補腦此經齊民要術引之與煑石經大同用修直顛倒

其詞令久與壽叶而造之為誣諸家乃遞相祖述何也

魯定公記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魯定公記引古語曰寧得一把五
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馮氏
詩紀梅氏古樂苑臧氏詩所並因之

明之曰東華真人煇石經曰五加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真
人王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毋何
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鼓玉鼓即地榆也五加地榆皆
是煇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固
相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
安用明月寶珠本草證類引此下連魯定公毋單服五加
酒以致不死臨隱去佯托死時人莫悟張子聲楊建始王
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二百年其字多譌用修乃以
為出其記中所謂魯定公者蓋道家借名必非大庭之宋
父也陳晦伯常譏用修引衝波傳按衝波諸類書多引惟
考諸經籍志都無所謂魯定公記者此為古語宜從梁元
帝金樓子云名山之生葱薤者是古種食石種也故語
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
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鼓此二物可煇石也
亦見太平御覽若依東華真人經則此五加四句直是孟

董對談耳

列女傳古語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語曰力田不如遇豐年

市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詩歸從之

明之曰按力田二句乃秋胡謂妻言刺繡兩句則史記貨

殖傳文並非諺語用修又合兩書而一之殊謬鍾伯敬乃

云叶法甚奇各向中以田年桑卿文門相押譚友夏云後

二語尤感甚真堪捧腹

月令注諺

古今諺載月令注引里諺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

婦驚詩所承之作崔寔月令農語

明之曰予閱月令注無此語崔氏農語亦無之按爾雅蟋

蟀孫炎注曰蜻蛉也楊馮梅臧鍾並作蜻蛉不聞蜻蛉而

能鳴也鹽鐵論曰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本

非里諺又陸機毛詩疏曰蟋蟀一名蜻蛉幽州人謂之趨

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亦不直呼蟋蟀用修蓋合桓陸

言為一托之僻書以欺湫學也唐庚文錄引詩疏諺語作

絡緯鳴嬾婦驚按古今注曰蟋蟀濟南呼為嬾婦里語云

云蓋借其名以調紅女也古今注又曰促織一名絡緯促

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鬢河醜湖

丹鉛錄曰賈誼新書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
執蘂函別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劉向說苑禹醜
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別本梳剔義取疏
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亦甚工矣

明之曰呂覽無身執二言蓋淮南語也考字書無以環曲
詁鬢字者惟說文曰鬢總髮也以總解疏恐失之逾遠且
黃河千里一曲何取迴環高誘淮南注曰剔洩去也莊子
燒之剔之向秀崔譔並作鬢鄭玄儀禮注曰今文鬢為剔
據此則新書當作鬢河而導之九枝正與淮南同字也又

醜之為義陸德明曰盪也章懷曰漉也漉盪可以解昔酒
不可以解漉川且五湖豈容漉滓而漉濁乎若義取澄清
有人壽幾何之憾矣溝洫志禹導河至大伾醜二渠以引
其河孟康曰醜分也分其流洩其怒也若依以筐曰醜之
箋則漢書謂漉二渠以引河可乎河渠書作廝二渠以引
其河裴駟來漢書音義曰廝分也索隱曰廝漢書作灑史
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故云九川既疏九澤既灑何可謂
醜同漉義唐書高士廉傳附故渠廝引旁出亦用史記字
左傳引語

古今諺載左傳語曰飛矢在上走驛在下風雅逸篇載

籍通引條注曰左傳兵交使在其間今語兩國兵交不
罪來使詩紀諸家並承之以為即左傳引古語

明之曰按左氏無此詞唯襄十二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杜氏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舉不以怒則兩國之情
通兵有不交而解者行人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
下及其末節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鄭人使伯蠲行成晉
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此杜氏文非古語

春秋緯古語

風雅逸篇引春秋緯古語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
明之曰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

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注曰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
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舍取以為己寶也又翟圃
疏引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蓋此緯書中文不云古
語

又

風雅逸篇古今諺又載春秋緯古語曰月麗於畢兩滂
沱月麗於箕風揚沙

明之曰大宗伯疏曰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
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故知雨師畢也洪範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是離畢則多雨文見於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
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據此則上句經詞下
句緯說非出一簡且非古語也惟大司徒疏引洪範之義
曰土為木妻木為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
離於畢俾滂沱此特孔氏撮合二書為言耳困學紀聞云
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愚攷周禮疏引春秋緯
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王氏既他無所見而吾家子
醇乃以為逸詩又一異事也

雲根

藝林伐山曰古詩黜黜布雲根森森散雨足雲生於石
故名石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沆松響裝絜傳猶素

雲根餌芝清壑杜詩井邑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明之曰天水趙子櫟杜詩注曰雲根石也蓋取五岳之雲
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用修采其說耳嬰按張協詩
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又玄武館賦仰視雲根俯臨
天末曹毗請雨文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沈
君攸桂檝泛河中詩曰眇眇雲根侵遠樹夫曰布曰披曰
臨曰侵皆是浮輕去來之意不容以為石也且浪仙之詩
移石動石豈成文理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必皆觸石而

出乎尋宋武帝登作樂山詩云屯烟擾風穴積水瀾雲根
宋之問江亭晚望詩浩渺侵雲根依稀可傳會耳

教穀

山海經補注曰北山經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
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
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
美有石壕吏詩今名乾壕鋪教即穀也秦晉戰於穀
即此地兩山則穀之南北兩嶽夏后皋墓文王避雨陵
在焉見公羊傳

明之曰郡國志弘農郡有陝縣又澠池縣有二峭河東郡
聞喜邑注引史記代韓到乾河亦引郭璞云云按今澠池
屬河南之河南府聞喜屬山西之平陽府自聞喜抵澠池
陸道四百七十又水經注曰河水過砥柱石有峭水注之
水出河南盤峭山西北流與石峭水合水出石峭山、有
二陵孟明覆秦師于此河水又東于峭之水注焉水導于
于峭之山北流纏絡二道注于河東流貫砥柱觸闕流自
砥柱以下至五戶三百二十里水流迅急勢同三峡又東
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教水出河東
垣縣北教山歷鼓鍾川分為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
許里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一水歷

鼓鐘城西有大泉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入
 于河今人猶謂之乾澗據此則砥柱之間有峭水有石峭
 水又有千峭水蓋三峭矣三穀之下五六百里始合教水
 教固非穀也水經注又曰紫谷水出絳縣東白馬山出紫
 谷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涉河取韓安
 邑東至乾河是也證知教水不但滌流聞喜亦絳翼之通
 波也左傳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
 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公羊撥拾左氏語何休亦
 不釋土地名惟杜預曰穀在弘農澠池縣西此道在二穀
 間谷深委曲兩山相歛正義曰是山俗呼為土穀石穀然
 則今陝州即漢陝縣而子美所云石壕即石穀也杜詩注
 下園曰石壕陝東戍也地在新安西即西穀也差為得之
 穀澠蓋晉邊邑故呂氏春秋三帥曰使臣東邊腦晉之道
 且秦師惟摩晉境過周襲鄭故樂枝議欲勿伐而先軫阻
 之于隘若至聞喜則壓晉都寇實深矣晉得縱敵乎

石經

丹鉛錄石經考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
 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
 中郎將堂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
 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

大學門外此再刻也
明之曰後漢書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盧植張馴楊彪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大學門外而水經注云云尋用修所稱無他稽寃直因善長遺書寫之故其譌誤並同且靈帝熹平七年始為光和元年用修過信鄙言以意傳會而云初刻再刻殆未深思耳又靈帝光和時無刻石經事恐善長亦誤焉日磾字翁叔今只存磾字張馴字子儁今作訓皆承水經注之譌也

主客

風雅逸編載文選注古諺曰越阡度陌互為主客明之曰文選短歌行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為客主蓋街談巷語聲不必諧韻不必叶而自然高妙用修改以赴韻亦不必爾

解馮

辟雍

北海馮惟訥字汝言撰詩紀載辟雍逸詩曰舟張辟雍鷄、相從八風回、鳳凰喙、注引困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鷄、相從樂樂經也逸詩篇名

引虞舜大唐歌而注引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
人聲談然乃作大唐之歌

解之曰按尚書虞大傳曰惟五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
變於是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
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朱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
鶴相從八風回鳳凰喙言其和也馮氏既以為辟
雍之詩又以為樂經之樂而於大唐歌僅具篇名不知舟
張辟雍正大唐之歌也

又

詩紀辟雍逸詩又載周官注詩曰敕爾瞽率爾衆工奏
爾悲誦肅雍無怠無凶

解之曰按樂師職曰詔來瞽臯舞鄭司農曰來勅也勑爾
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音肅肅雍無怠無凶唐賈公彥
疏曰瞽人無目而云勑爾瞽率爾衆上於義不可且奏爾
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賈氏蓋以勑爾瞽二句為
解詔來瞽臯舞之義而猶疑悲誦三語為似詩且未曉鄭
所案據馮氏乃皆以為辟雍詩誤也

大戴禮

詩紀又載大戴禮逸詩曰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
庶虞庶虞動蜚征作民畜執功百草咸淳注曰見四代

篇困學紀聞曰開明避景帝諱也庶虞蓋山虞澤虞之
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解之曰此引詩惟東有開明一語耳於時下記者自言也
末尚有地傾水流之一句語太參差韻難轉叶皆非詩體
又按千乘篇司徒典春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又曰
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又誥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
春於時水泮發蟄百草權輿卒於冬萬於時鷄三號卒明
載於青色云云驗此知是章皆著書者一家言也然予謂
庶虞猶庶物蟄屬也是以動於春藏於冬蜚征蠓飛蚊行
者若山澤虞候安得言動言藏而司徒為禱之乎

紫宮諺

詩紀載漢諺曰一雌後一雄雙飛入紫宮注引漢書而
題云紫宮諺晉歌謠詞又引晉書而題作符堅長安歌
解之曰陳晦伯學林云馮惟訥詩紀引漢書曰李延年善
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云漢外戚佞倖
傳俱無之此晉載記符堅寵清河公主慕容冲事也詩紀
不知何據云然嬰覽梅氏古樂苑及詩采亦引漢書承詩
紀之誤也詩所依馮氏引李延年事又引符堅事而云長
安亦以此歌之不載出何書按十六國春秋符堅二十五
年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

年十三有龍陽之美堅以幸之長安歌之云云此事又見魏書考漢書五行志亦無此語惟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並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時人語云詩紀之誤蓋緣此耳

張君祖庚僧淵

馮汝言詩紀又載陳張君祖贈沙門竺法顯還西山庚僧淵代竺法顯答張君祖諸詩而注之曰張君祖庚僧淵詩皆恬淡雅逸有晉風歷選陳世無此作也考高僧傳有康僧淵竺法雅者在晉成帝時疑即此人與廣弘明集云陳張君祖既不能明始列于此

解之曰按廣弘明集多誤如晉桓譚宋孫盛宋羅含之類多矣此作陳張君祖不足怪也世說新語曰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遂及義

再庚公諸人往看之聲名乃與劉

孝標注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晉書亦稱其有義學據此馮氏所疑是也但高僧傳竺法雅河間人立寺高邑為趙太子石宣所敬是為張康在南竺雅居北風馬不及贈荅何繇矣考竇泉述書賦曰君祖馳馭藝忝令譽窮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偽亂真而未可為據竇蒙注曰張翼字君

祖下印人晉東海太守穆帝令翼寫王右軍手表帝自批
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真然則張君祖
者晉張翼也與康僧淵寔並時諸家不攷遂使目前佳士
千載晦蒙予深惋焉故為訂之云爾

種羊

詩紀載北齊高昂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
朝：圍山獵夜：迎新婦注云見太平廣記

解之曰太平廣記引談數此詩作隴種千口羊詩紀及詩
所乃云千口牛誤也史記正義及太平廣記引宋膺異物
志曰大秦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

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鼓驚
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為群豈此類乎
然以不言種之也四明孫能傳一之剡溪漫筆曰大漠迤
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
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為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
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楚石琦禪師漠北懷古詩云
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蓋紀實也吳立夫萊亦有西域
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
道剗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
還從脛骨生姚桐壽樂郊私語羊可種而生亦異聞也據

此則隴種千口羊蓋實有是事書之為牛將牛亦可種耶

新林詩

詩紀載釋曇遷新林祖道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
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淡解煩累愁眉始得伸
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涇河道慧業日當新我
住邗溝側終為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
終天別迸淚忽沾巾注云見禪藻集而詩所因之
解之曰續高僧傳曰釋曇遷姓王博陵人周武平齊佛法
頽毀將欲保道逃迹金陵遷達揚都栖道場寺彼有沙門
慧曉陳朝領袖江表僧望學兼孔釋一見而結友于隋自
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各題篇什
曉命筆賦詩云爾按此則是詩慧曉作也且遷行曉止故
其詩云子向涇河我住邗溝安得以為遷詩乎

鄭蜀賓

詩紀載隋鄭蜀賓別親友詩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
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注引詩話總龜曰隋長壽年
有鄭州鄭蜀賓風流名士頗善五言蹉跎鄉閭不求聞
達垂掛冠選授江南一尉賓友祖餞至上東門蜀賓留
別云、酒酣自詠聲調哀促合坐嗚咽卒于官時人比
之劉庭芝

解之曰按南部新書劉庭芝字希夷汝州人作白頭吟曰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知誰在既而嘆曰此語似石
崇白首同所歸乃重作二句曰年以歲以花相似歲以年
年人不同復嘆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并留之其舅宋
之間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以土袋壓殺之鄭蜀賓事亦出
南部新書誤以長壽為隋年號既一閱詩話總龜承之馮
氏又仍其誤若蜀賓在隋代而時人比之劉庭芝是今日
適越而昔至也吳中珩云蜀賓唐武后時人長壽亦武后
時年號馮公誤加隋字収此蓋未攷汝言誤収之繇也

詩紀異苔

詩紀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

味異苔同岑云

解之曰異苔同岑依藝文類聚錄也太平御覽作異本同
岑詩歸譚元春曰異苔同岑新而有采鍾惺云異苔字如
何入想按異本義已難通苔字尤謬余以為應作異谷轉
寫訛耳陸士衡贈馮文舉詩出自幽谷及爾同林景純蓋用
其語

漢書

詩紀載漢書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解之曰漢書元鼎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泰

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
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注曰極至也所至輒祭
也師古曰逸詩也詩紀止引四牡二句按武帝本為咸秩
發詔惟取用事所極之義若但摘以征不服亦殊無謂故
顏氏統謂之逸詩馮氏誤

古今歌

詩紀載古咄咄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
補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

疑賜字

解之曰按方言賜盡也潘岳西

長懷以遐念若循

環之無賜維摩詰經香積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
太平廣記引啟顏錄曰山東人謂盡為賜是也支曜出成
具光明經曰善明請佛明士等六百人諸天神王即助
施飯食已飽足飯不消泐泐字蓋與賜同或作棗適今日
罄失其佳語矣

注王

鵬鳥

已未在鼉湖與友人夜坐聞松間鴉鳴予曰此鵬耶不
能遠飛行不出域乃賈生以為妖鳥而吾邑聞其嘶聲
謂豐年之兆俗固有不同矣友人曰賈生所謂妖者以

野鳥入舍止于坐隅故耳若夫長林豐枝之中固其宅也當不為異矣因誦王元美哭于麟詩云春秋麟獲日庚子鵬來年可謂屬句工敵傳情沉痛者也予以為不

然

注曰此弇州組語之工而不覺引事之謬也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則麟獲非山頽之日明矣後漢書何敞言西狩獲麟孔丘有两楹之殞蓋傳會其說史記賈生傳長沙王作服鳥賦歲餘徵見拜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死賈生自傷歲餘亦卒則鵬來至騎墮之後愈逢二事引喻俱失也且宣尼賈生作對五雀六燕亦不如是杜甫寄李白詩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弇州豈誦此而誤乎

韻語

藝苑厄言曰宋高宗每欲除異已必令壯士丁旡拉殺旡即樂府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為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旡蕭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輒張付桓康二事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屋後著人正可破此二主

注曰宋書諸葛長民將作亂宋公至京長民到門引前却

人閑語密命壯士丁旰等於坐拉馬死於床側并誅其弟
時人為語曰勿跋扈付丁旰南齊書黃回為南兗州部曲
數千太祖欲收怨為變召入東府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
罪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併張問桓康然晉書謂長民驕
縱貪侈多聚珍寶美色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
及諸葛氏誅士庶咸恨正刑之晚則丁旰以搏自不可少
然亦偶于長民試之曰每欲除異已必令拉殺斯為寃矣
齊王所殺宋臣數十唯黃回適使桓康耳桓宣武答謝安
曰正自不得不爾齊王亦然新亭之役事勢窮極智勇俱
困安石聊談笑道之今執守在四隣一言為真持破二主

是以三代之道責馬上之君斯腐儒之論也史記人告楚
王韓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告諸侯吾欲游雲夢寔欲襲信
信謁上令武士縛信械繫至洛陽後舍人弟告信欲反狀
於呂后后欲召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給信入賀呂后使
武士縛信斬之宋齊芟蕩蓋以漢為舊章但漢世少時人
二語耳考宋明帝文章志桓公至新亭大陳兵衛謝安入
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
晉書改作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殊不及向語渾朴若天
子有道守在四夷以西隣系天子何作者之疎乎且宋武
帝為高祖不稱高宗樂府丁督護歌非都護也齊書及南

史皆云欲俛張問桓康莫付二字並誤凡時人語無不協韻聊舉其類是者宋書大明中奚顯度為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捶撻人不堪命為誣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魏書崔楷官中即將性嚴烈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鴆獬付崔楷此酷吏也民語亦如此詎獨丁桓哉

七反七平

藝苑危言曰楊用修所載七反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締書七變八白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吳如文選離桂飛綃垂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

開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傳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桂飛綃雜織羅不言垂

織羅也

注曰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一世此於長短句中偶出七言耳春秋運斗樞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八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此句與詞詠益不相關不當以混風雅文選古文苑舞賦乃作華桂飛綃而雜織羅不獨非七平且亦八字矣按屈原大招四酎并熟不醑噉宋玉招魂二八侍宿射遞代共七反也七平如宋玉魂兮歸來哀江南古白紵曲羅裾飄颻昭儀光魏鼓吹第五曲孤魂翩三當

何依謝惠連燕歌行何為淹留無歸聲高允王子喬行超
 升飛龍翔天庭皆雅馴流利而玉亦不之及且梨花有客
 二句皆用修所引王乃沒其語而竊之又梨花句出於崔
 魯謂之老杜何也

解鳥獸語

宛委餘編曰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
 長見衝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又
 侯瑾字子瑜見敦煌實錄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見論
 衡季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詹何聞牛鳴知牛黑而白
 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

當選人丁見梁典

注曰此類餘冬序錄廣哉其言之矣宛委後出反不及脩
 病之詳贍者序錄紀曉鳥語者有謝承漢書魏尚字文仲
 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又神仙傳成武丁益部耆舊傳
 楊宣並聞雀聲而知覆車之粟魏志管輅聽鵲鳴而知鄰
 婦之殺夫北齊書張子信聆鵲鳴而知官喚之口舌宋史
 孫守榮於史嵩門聞鵲噪而知來日曠時之寶物皆王氏
 所遺獨少公冶侯氏二事耳嬰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
 隸掌與獸言列子曰今東方介氏之國人數解六畜之
 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悉解異類音聲故先會

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蟻言血氣之類心
智不殊遠也然則通達殊音豈獨葛冶諸人乎蔡邕釋誨
曰伯翳綜聲於鳥語晉鼓吹曲曰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
川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是中古亦有此矣後漢唐公
昉碑曰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有神人與期谷口山與
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東城老父傳
賈昌開元元年生七歲趨捷過人解鳥語音此又王何俱
遺者又董遐周吹景集曰公冶長解鳥語用修引嘖嘖
啗事謂未知所出澹園云出論語疏張閱邢昺書了無此
語此出史記注中兩先生一時輕下筆耳嬰尋史記注亦

無引及惟海錄碎事載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啗嘖
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
相呼共啄驗之果然王氏以為見衝波傳未得其據也敦
煌實錄侯瑾解鳥音嘗出門見白雀與羣雀同行慨然嘆
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居矣此乃逢占之術然
序錄引今東方介氏之國數語以為續博物志言而不知
出自列子豈溯流而忘源邪又引史語秦仲知百鳥之音
與之語皆應則秦紀無之又云成武丁吾柳人神仙傳載
其在長沙遇異人授一書遂通天下鳥獸語音按神仙傳
武丁隨二人行不止二人出玉函看素書有武丁姓名乃

與樂二九令服之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亦未嘗有授書事也又曰高緯貽畧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蓋有著之書者矣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唧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羊月餘果生子此固由師傳哉按唐書裴知古長安中為太樂令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墜死訪之果然杜詩徵聲及禍樞注曰王元聞鹿鳴問樵者曰鹿鳴即死果為獵人所獲元歎曰為爾徵聲以彰禍機不可免所謂王元者不知何人此注蓋杜撰也遼史宗室人神速始能知蛇語尤奇龜年者樂天姪

五龍

宛委餘編曰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悅柳愔五龍即竇儀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儉緄靖燾汪爽肅專唐崔瑄珙璠璪璵玠球珣

注曰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與兄虔

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注曰平輿縣有二龍鄉南史柳悅字文殊少有清致弟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與悅齊名王儵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元美所記是也然吳志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繇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張詮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封嵩為左僕射韓諱為右二人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諱弟軌為北中郎將德臨軒令四人同入拜嵩等升謝德頤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南史建安王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記室叅軍弟觀為征北行叅軍兼記室沈約任昉與書云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御二龍於長途又謝舉為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曰所謂御二龍於長塗者也梁簡文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新唐書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則劉氏江氏謝氏烏氏皆有二龍也有三龍者益部耆舊雜記曰李邵字永南弟朝字偉南又有一弟各有才望時號李氏三龍有四龍者漢記曰李膺祖父脩安帝時太尉生子亮淑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又竇泉

述書賦曰張氏四龍名揚海內注曰張從中長史文場擢
第弟從師監察御史弟從儀灼然有才從申志業精絕是
也五龍自竇氏前則南齊書張岱字景山與兄太子中舍
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承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
之張氏五龍張之前則前涼錄曰辛鏞晉尚書郎兄鑒曠
弟竇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
昆在漢則有公沙氏陶淵明聖賢群輔錄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孚弟恪字允讓恪弟達字義則達弟樊字
義起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
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其

前又有周氏重合令子興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
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潁陽
令子良居遂興里右郡決曹掾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
龍各居一里子孫各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著姓見周氏
譜及汝南先賢傳然上古已有五龍遁甲開山圖曰五龍
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曰五龍
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
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
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春秋元命包曰
五龍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

治在五方司五行繼人皇御世此皆王氏所遺也若夫人
 非同生居而同郡亦號五龍者淵明集曰膠東令盧汎昭
 字興先樂城令剛載祈字子陵穎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
 令盧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右濟北五龍
 並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
 北英賢傳又晉書曰索靖敦煌人與鄉人范衷張翹索紞
 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有以同志同功而
 並稱者新唐書狄仁傑引桓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
 玄暉共誅二張中宗復位封為五王呂溫頌之曰取日虞
 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是也六龍不獨溫卞華

陽國志曰李宓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宗
 碩汶山太守少子興字備碩太傅恭軍幼子盛碩寧浦大
 守又晉書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
 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以為溫羨誤也又最盛者北史

王雲北海劇人仕魏南兗州刺史娶清河崔氏學識有風
 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字元景暉字元

旭昭字仲亮晞字叔朗皓字季高曄字季炎玉海緝珠唐房諶四子豫

坦遠熙號四龍崔徵兄弟七人陸徵兄弟七人俱號七龍
 後魏崔長瑜子樞等九人號九龍又引伏羲兄弟
 八人號八龍引語林魏張魯有十
 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飛燕

宛委餘編曰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
飛燕馬也又曰豫章王蕭疑馬曰飛燕

注曰趙宜主以迅體輕軀得號翔馭固非名也按晉書輿
服志曰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旌翳皮軒
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井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
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
則武帝時先有一趙飛鸞矣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自相
號字騎白馬者謂張白騎輕捷者為張飛燕九州春秋曰
黃巾賊起張燕聚少年為群盜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
號曰飛燕蓋與趙皇后同惟宋書劉道濟傳有蜀賊偽衛

將軍司馬飛燕杜陽編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
飛燕一曰輕鳳舞態豔逸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此
則其名耳張平見十六國春秋馬名者張協七命曰駕紅
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駟驢張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
鷺謝靈運會吟行飛燕躍廣途李善注引西京雜記文帝
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騶則馬名盡之矣南齊荀
伯玉傳世祖在東宮任左右張景真世祖拜陵荀伯玉密
白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
乘飛鷺東迎具白上怒之意夫東宮棹返豫章騎迎水陸
差池何以邂逅宋書袁顓傳劉胡叛走袁顓大怒呼取飛

鷺謂衆曰我當自出追之至鵲頭步取青林若蕭巖名馬
 飛燕則哀頤已擅美於前矣予謂此雙燕皆船名也哀江
 南賦曰排青龍之戰艦鬪飛鷺之船樓可據梁元帝詩晨
 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與子山賦正同陳晦伯控引古今
 自謂無謬而天中記馬部列蕭哀二事豈未讀梁元之詩
 子山之賦乎

王母越王

宛委餘編曰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勾踐名越
 王海味似蟻者亦名越王仲由字子路熊亦名子路見
 續博物志

注曰酉陽雜俎曰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背赤素翼絳額名
 王母使者世傳山上有王母樂函令鳥守之案此則鳥名
 王母使者四字為呼非但云王母也又鄴中記石虎園有
 西王母棗枝葉葱茂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熟三子
 一尺又石虎皇后浴室有二長生樹葉大如掌八九月生
 白花子赤大如椽世謂之王母長生樹伽藍記曰華林園
 有仙人桃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即熟亦曰王母桃酉陽雜
 俎曰王母桃洛陽華林園有之十月熟俗語曰王母耳桃
 食之解勞又曰貝丘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食之取
 歸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古今注曰虎鬚草江東織為

席號曰西王母席又曰峇歲有裘形如皮并有實正圓如珠長安兒童謂為洛神珠一曰王母珠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璞曰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後魏書大秦國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云凡此果卉荒極山阜皆有王母之名不可悉索者也若夫越王名勾踐而以為句踐名越王然則闔閭夫差皆名吳王也竺法真登羅山疏曰越王鳥狀似鳶口勾末可受二升南人以為酒器南越志曰鰲鱣一名越王鳥兼名苑曰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異物志曰擁劍俗謂之越王鈴下又曰椰子有如兩眼俗人謂之越王頭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筭菜白者似骨黑者如肉臨海水土志曰越王筭如筭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便取之即可得心中存米取則縮入沙中南越志曰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又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伐木為船俱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挽之既而船自飛下水男女共沉於潭風雨之夜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即有青牛馳迴與船俱浮今名越王潭凡此禽蟲卉物江潭多有越王之號不可勝數者也後漢任光傳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魯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通鑑武德七年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

唐書開元時瀛州人尹子路直弘文館教授亦不止一
仲生矣然則何不言虎名李耳老聃亦名李耳簡茹藥名
離婁黃帝臣亦名離婁木名扶蘇秦公子亦名扶蘇藤名
丁公項王將亦名丁公雀名嘉賓郝超亦字嘉賓

傳粉

宛委餘編曰梁冀使馬融為飛章奏李固云胡公節面
搔頭美姿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
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著婦人服為服妖顏氏家
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傅朱粉耳

注曰漢書佞倖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駮蟻貝帶傅脂粉
化闕籍之俗也觀此則知漢初之制凡飛蟬耀鬢豐貂珥
首者服飾皆然魏略曰耶鄆淳詣曹植呼常從取水自
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則不但諧臣媚子為之名士
亦未免俗矣唐書曰張易之兄弟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
錦盛飾自喜則自唐以後何獨不然也

李膺張衡

宛委餘編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咒
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為
蟒蛇所翕子衡奔走尋尸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

生縻鶴跡置石崖頂剡光和二午遣信告曰正月七日
天師昇玄都衡為係師衡子魯為嗣師然則今所傳張
道陵者蛇腹餘喰耳李膺非元禮漢蓋有兩張衡兩李
膺也

注曰張魯已在曹氏之日記其事者不得為漢人明矣考
梁書劉季連傳齊明帝永元二年雍道晞率賊逼巴西涪
令李膺破斬之梁高祖以鄧元起為益州劉季連反書報
李膺膺使使歸元起南史曰蜀士以文達者廣漢李膺字
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
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昔事桓靈之主

今逢堯舜之君帝以如意擊席者父之以為益州別駕著
益州記三卷據此則作記者梁代人且記以益州為名隋
經籍志同蜀記王隱撰也弇州俱誤然梁乃有兩李膺按
王僧辨傳承聖二年西魏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
僧辨於建業尋膺為涪令時即極美妙必過二十自永元
二年至承聖三年得五十八載公胤若在已八十餘矣展
驥之後而處綴衣之役菴葢之叟而奔命數千里之途世
無此事故予謂梁元時之主書又非東昏世之公胤魏書
李苗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可為一證然吳
志朱桓傳亦有魏廬江太守李膺又桓譚新論曰陽城子

姓張名衡蜀郡人與吾俱為講學祭酒寢疾預買棺槨多
下錦繡立被發塚此在平子之前者晉書趙王倫時有省
事張衡倫篡位使衡衛惠帝幽之後斬東市隋書張衡字
建平煬帝御史大夫出為榆林太守誅朝野僉載周張衡
令史出身合八三品因退朝市蒸餅馬上食則天降勅流
外文獻通考晁氏曰張衡撰編年通載十五卷熙寧七年
表獻之陳氏曰張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院
學士古今蓋有七張衡四李膺也天中記亦載張平子張
係師而增云隋張衡殺文帝武后令史張衡官四品為四
張衡李膺二人依宛委說皆為未備

忽雷博勞

宛委餘編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駁鱷魚亦名忽

雷相馬人名博勞鳥亦名博勞見樂府及註

注曰洽聞記鱷魚別號忽雷一名骨雷秋化為虎然唐人
亦有名忽雷者廣異記唐歐陽忽雷本名紹桂陽人任雷
州長史館臨大池常出雲氣居者多死紹令測水淺深別
穿巨壑決水於是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紹率徒持弓矢排
鏑與雷師戰衣並焦卷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涸獲一蛇
長四五尺狀如蠶杵為粉食之南人因呼為忽雷鳥名者
趙岐孟子注曰駃博勞也月令仲夏之月鴟始鳴鄭玄注

白鵝博勞也疏引通卦驗曰博勞鳴反舌無聲陸德明曰博又作伯相馬人見唐韻孫愐曰博姓古有博勞善相馬則此人乃姓博名勞耳惟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扣道邊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謂弟子曰主入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廬陵官下記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駿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監越三領黑檀

博勞素賦

藝苑卮言曰班姬博勞素如閨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唯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云書既封而重題

笥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

注曰博勞素賦全篇駢麗悲涼自是六朝高手其非婕妤結撰即暗中按摸亦可辨也賦若在潘陸鮑謝集中必當與文雉鶴諸篇並入采擷若以為西京妙製而錄之孟堅平子之間則有目者笑之矣此賦漢書列女傳不載而見于唐人所裛疑昭明時尚未出倘已經揀練而置之益知文選之所以傳也

呂應

宛委餘編曰呂安字仲悌君苗姓應瑒從弟俱見文選

注

注曰楊用修集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璩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嬰尋元美之言蓋承之論而其寔非也嵇叔夜與呂長悌絕交書曰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云云嵇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呂延濟注曰阿都呂仲悌小名然則呂安不但有字即小字亦傳于今矣若休璉諸從雖亦得姓終于無聞使後代之人徬徨追想甚無謂也案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

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雲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做雲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共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又云今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其人推能兄文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觀此則君苗清河族也為士龍推服若此定是佳士而流風倏泯遺章闕然特以欲焚筆研一言附見晉史乃令後來有述唐人所稱蓋謂此人耳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猶存而復修少年鉛槧事也又案晉書曹志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之而謚為定君苗豈即崔褒字乎嬰嘗為君苗作小傳

載崔氏縣史中載荀子曰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

細腰

宛委餘編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
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
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
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注曰此說非墨子始也晏子春秋益成括曰越王好勇其
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墨子兼愛中曰楚靈王
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扶牆
然後起此期年朝有鰲老何也君悅之故臣能之也兼愛

下曰昔荆靈王好小腰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
興扶垣而後行而靈王悅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韓子
二柄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
餓人楚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
約食馮而能立戎而能起淮南子主術曰靈王好細腰民
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民皆處危爭死按韓子亦稱靈
王不云楚莊惟尹文子曰齊桓好衣紕闔境不驚異采楚
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荀子君道亦曰楚莊王好細腰
故朝有餓人風俗通又作齊王矣然曰朝多餓死曰好士
細腰曰朝有鰲老曰故臣能之曰荆國之士曰一國有飢

色曰國中多饑人曰楚士約食曰民殺食自飢即李彪封
事亦曰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俱
未嘗言及女子者惟管子七臣篇曰楚王好小胥而美人
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馬廖上疏曰吳王好劍客百
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御覽引風俗通曰趙
王好大眉民間陶半額楚王好廣頰國人沒頰齊王好
細腰後宮有餓死於是始以為婦人耳大招曰媠修滂浩
麗以佳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此豈楚風所尚邪將懷王
耽樂於茲而下化之耶抑靈王之貽謀遠也夫靈雖虐用
其民亦不淫於色謂之好內誠無所擬春秋繁露曰乾溪
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後三
年不罷楚國大憊然非有高唐之遊瑤姬之夢也乃以小
腰之癖特聞恐好事之繆解也予意靈王方爭雄齊晉志
在毒逐兩軍相當雖腰帶十圍無所用之細腰之士燕飛
兔猾易以成功此楚靈之所為好與

雙名

宛委餘編曰男子有雙名者夏主赫連勃勃吐蕃將乞
臧遮遮國相尚婢婢唐琵琶客羅黑黑樂工紀孩孩劍
客精精兕空空兕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元學士承旨夔
夔平章政事回回右丞相脫脫太傅王保保即擴廓帖

木兒學士馬馬

注曰外夷遠裔疊字成音以之為名非有深義中因效之者非伶人賤工則舞姬歌妓時有傳者梁書有扶南王盤盤蓋出漢末則在勃勃之前矣搜神記有張小小以蠶食傭客周書楊忠小名奴奴唐書則天冊泥洹師師為康國王貞元時吐蕃酋帥娶妻來降娶具

山川地形

新唐書作嬰嬰者宗室世系表有劍南效職李章章廬州倉李老老唐語林建中初士人遇僧俠子飛飛李石續博物志顏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段安節樂府雜錄貞元中有樂工曹保保長慶中尚陸陸善感粟北里志有劉馳馳能

為曲子詞前定錄柳及娶岑氏生男名甌甌玉堂閒話臨洮民仲小小獵石家山紀聞錄唐代國公主家僧和和五代史李克用子落落為張歸霸所禽又李存孝與安休休擊河陽休休被執王思同傳有潞王從珂伶奴安十十宋偏安藝流有勾欄弟子時春春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余元元元時胡人張猩猩工胡琴楊維禎有張猩猩胡琴引鄂國公常遇春父名六六追贈開平王謚靖懿此皆可以補宛委之闕廣記開元初僕僕先生者姓僕名僕後果州女子謝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有姓崔名崔者有姓杜名杜者斯又奇矣若禽魚雙名者尚得爾雅之鷦鷯燕燕禽

經之鷓鴣酉陽雜俎有兜兜之鳥其聲自號形似鳴鶴山海經則青丘濯濯之鳥狀如鳩萊山羅羅之鳥是食人崇吾之山有鳥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枸狀之山有從從之獸如犬六足磈山嶷嶷如馬而單目四角牛尾踣隅之山有獸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北海之內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沅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大荒先民之山有黑蟲如熊名曰猎猎水多鯢鯢之魚如鵠而十翼鱗在羽端敦水多鮪鮪之魚食之殺人深澤有鮪鮪之魚如鯉六足鳥尾亦王氏所未及錄也

婦人雙名

宛委餘編曰婦人雙名者隋煬帝宮婢羅羅元微之傳

崔鶯鶯又范十郎女鶯鶯張建封妾昞昞開元中宮妓

薛瓊瓊宋宣仁太后小名滄滄朱端朝取妓馬瓊瓊杜

牧之所狎妓張好好元微之所歡錢唐妓謝好好畫中

美人真真又沈將軍妾真真又元名妓趙真真同時馮

蠻子妻趙真真錢唐妓蘇小小私藏千牛女達奚盈盈

又玉山所接仙女吳盈盈錦官城妓灼灼崔素死節婢

青青常青姬紅紅朱虞部姬寵寵北里妓王蘇蘇鄭舉

舉王蓮蓮張住住錢唐倡楊愛愛善和坊妓端端武氏

妓賽賽張虞卿妓英英又楚州官妓王英英秦州妓香

香范十郎女燕燕宋善畫婦人任才仲妾艷艷徽宗幸
妓李斯斯義妓毛惜惜又張幼謙妻羅惜惜成都角妓
可憐憐又湖州妓丁憐憐魏鵬妻賈娉娉榴花女石醋
醋劉諷遇仙女翹翹又理宗宮人翹翹元名妓荆堅堅
李心心顧山山馮六六辛棄疾妾田田錢錢

注曰宛委亦有遺也樂府有隋煬帝宮人羅愛愛唐書肅
宗張皇后妹師師封邨國夫人又文宗宮人張十十唐詩
紀事文宗宮人沈翹翹者歌河滿子上為歛歛問之吳元
濟女也亭亭叙錄曰廬江王瑗寵姬亭亭白居易詩蘇家
小女名簡簡又傷揚師臯姬英英南部新書王縉造寶應

寺寺中釋梵天女悉韓幹為齊王妓小小等寫真也段成
式等有哭小小寫真聯句因話錄李沂公勉寵妓曰七七
善鼓箏張君房脞說大曆中才人張紅紅善歌唐書高彥
昭女名妹妹德宗謚之曰愍唐詩話崔曙女名星星會昌
解頤錄長葛尉劉立女名美美東坡詩注張祐妾燕燕抒
情集實鞏有弔妓東東詩鑑戒錄成都女郎張窈窈作買
衣裳詩北夢瑣言燕使馬或聘鎮州韓定辭接之有妓轉
轉或授筆作轉轉賦遼史景宗后蕭氏小字燕燕天祚妃
蕭氏小字瑟瑟宋京師名妓李師師見寵徽宗私與周邦
彥昵又理宗癸丑元夕呼妓唐安安入禁中歌色絕倫元

青樓集有劉通通劉寶寶湖州角妓汪憐憐都下小旦孫
秀秀又劉子安女關關七八歲得名湖湘間又維揚妓李
芝儀女童童翦燈新話元嘉興娼羅愛愛又淮安劉翠翠
餘話有趙鸞鸞字文鶴東平人與其夫柳頴俱死節也然
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田田錢錢皆因其姓而名之常代
辛荅尺牘麗情集云柳將軍家妓沈真真柳以贈鄭還古
餘編乃云贈柳妾人知有韓柳而不知有李還古皆誤記

也

寄生

宛委餘編曰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

注曰南齊書宋明帝遣齊太祖討張淹軍容寡闕乃編棕
皮為馬具裝析竹為寄生又東昏紀義師至帝騎馬被銀
蓮葉具裝鎧雜羽孔雀寄生寄生當是障泥之類然韶州
圖經有馬援門人轅寄生善吹笛宋書檀道濟傳盧循寇
逆群盜郭寄生等聚作唐孔覲傳沈思仁遣軍主應寄生
討晉安太守劉瞻南齊書周山圖傳臺軍主毛寄生與張
鳳戟於豫章江後魏穆崇傳穆寄生襲爵建安公外戚傳
有李寄生賜爵高邑子此人名也後漢禮儀志曰強梁祖
明共食礫死寄生是鬼名也毛詩陸玑疏薦一名寄生葉
似當盧子如覆盆子東方朔傳曰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

朔射之朔曰是寔數也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
盆下為寔數師古曰以盆盛物戴於頭者以寔數薦之今
賣白團餅人所用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瀝之日著樹
而生形有周圍象寔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
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張衡思玄賦曰桑末寄夫
根生芍卉既凋而已育衡自注曰根生寄生也李善曰言
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此皆草名也爾雅
寓木宛童郭璞曰寄生樹一名薦易林曰寄生無根本立
不固斯須落去更為枯樹真誥曰良常山東南有寄生樹
樹如曲蓋形此木名也東方朔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
生于江潭則竹亦可名寄生矣至於蟲名者今南方海中
小螺多有蠚生其中所謂蠚蛤腹蠚者閩人皆以寄生呼
之異苑南州異物志陶隱居本草注俱謂之寄居陳藏器
本草曰寄居在殼間而非螺也侯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
欲合已還殼中亦名寄生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